



74
6270
16

十六



6270
16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八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體論

典語

宋思翁

去水五味均平藏

體論

杜恕

人主之大患莫大乎好名人主好名則羣臣知
所要矣夫名所以名善者也善脩而名自隨之
非好之之所能得也苟好之甚則必偽行要名
而姦臣以偽事應之一人而受其慶則舉天下
應之矣君以偽化天下欲貞信敦樸誠難矣雖



有至聰至達之主、由無緣見其非而知其僞、況庸主乎、人主之高而處奧、譬猶遊雲夢而迷惑、當借左右以正東西者也、左曰功巍巍矣、右曰名赫赫乎、今日聞斯論、明日聞斯論、苟不校之以事類、則人主蹶然自以爲名齊乎堯舜而化洽乎泰平也、羣臣瓌瓌皆不足任也、堯舜之臣、宜獨斷者也、不足任之、臣當受成者也、以獨斷之君、與受成之臣、帥訛僞之俗、而天下治者、未之有也、夫聖人之修其身、所以御羣臣也、御羣

臣也、所以化萬民也、其法輕而易守、其禮簡而易持、其求諸己也、誠其化諸人也、深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苟非其道、治不虛應、是以古之聖君、之於其臣也、疾則視之無數、死則臨其大斂、小斂爲徹膳、不舉樂、豈徒色取仁、而實違之者哉、乃慘怛之心、出於自然、形於顏色、世未有不自然、而能得人自然者也、色取仁而實違之者、謂之虛、不以誠待其臣、而望其臣以誠事己、謂之愚、虛愚之君、未有能得人之死力者也、故書稱

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期其一體相須而成也。而儉僞淺薄之士、有商鞅韓非申不害者、專飾巧辯邪僞之術、以熒惑諸侯、著法術之書、其言云、尊君而卑臣、上以尊君、取容於人主、下以卑臣、得售其姦說、此聽受之端、參言之要、不可不慎。元首已尊矣、而復云尊之、是以君過乎頭也。股肱已卑矣、而復曰卑之、是使其臣不及乎手足也。君過乎頭、而臣不及乎手足、是離其體也。君臣體離、而望治化之洽、未之前聞也。且夫術家

說又云、明主之道、當外御羣臣、內疑妻子、其引證連類、非不辯且悅也。然不免於利口之覆國家也。何以言之、夫善進、不善無由入、不善進、善亦無由入。故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何畏乎驩兜、何遷乎有苗、夫姦臣賊子、下愚不移之人、自古及今、未嘗不有也。百歲一人、是爲繼踵千里一人、是爲比肩、而舉以爲戒、是猶一噎而禁食也。噎者雖少、餓者必多、未知姦臣賊子處之云何、且令人主魁然獨立、是無臣子也。又誰爲君

父乎是猶髡其枝而欲根之蔭揜其目而欲視之明襲獨立之跡而願其扶疏也夫徇名好術之主又有惑焉皆曰爲君之道凡事當密人主苟密則羣臣無所容其巧而不敢怠於職此卽趙高之教二世不當聽朝之類也是好乘高履危而笑先僵者也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易稱機事不謂凡事也不謂宜共而獨之也不謂釋公而行私也人主欲以之匿病飾非而人臣反以之竊寵擅權疑似之間可不察歟夫設官分

職君之體也委任責成君之體也好謀無倦君之體也寬以得衆君之體也含垢藏疾君之體也不動如山君之體也難知如淵君之體也君有君人之體其臣畏而愛之此文王所以戒百辟也夫何法術之有哉故善爲政者務在於擇人而已及其求人也總其大略不具其小善則不失賢矣故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訾其小故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和氏之璧不

能無瑕。隋侯之珠不能無類。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故妨大美也。不以小故妨大美。故能成大功夫。成大功在己而已。何具之於人也。今之從政者稱賢聖則先乎商韓。言治道則師乎法術。法術之御世有似鐵轡之御馬。非必能制馬也。適所以桎其手也。人君之數至少。而人臣之數至衆。以至少御至衆。其勢不勝也。人主任術而欲御其臣。無術其勢不禁也。俱任術則至少者不便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晏平仲

對齊景公。君若弃禮則齊國五尺之童皆能勝。嬰又能勝君。所以服者以有禮也。今末世弃禮任術之君。之於其身也。得無所不能勝。五尺之童子乎。三代之亡。非其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也。苟得其人。王良造父能以腐索御奔駟。伊尹太公能以敗法御捍民。苟非其人。不由其道。索雖堅。馬必敗。法雖明。民必叛。奈何乎萬乘之主。釋人而任法哉。且世未嘗無賢也。求賢之務非其道。故常不遇之也。除去湯武聖人之君。任賢

之功近觀齊桓中才之主耳猶知勞於索人逸於任之不疑子糾之親不忘射鉤之怨蕩然而委政焉不已明乎九合諸侯壹匡天下不已榮乎一曰仲父二曰仲父不已優乎孰與秦二世懸石程書愈密愈亂爲之愈勤而天下愈叛至於弑死以斯二者觀之優劣之相懸存亡之相背不亦昭昭乎夫人生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莫不欲榮樂而惡勞辱也終恆不得其所欲而不免乎所惡者何誠失道也欲宮室之崇麗也

必懸重賞而求良匠內不以阿親戚外不以遺疎遠必得其人然後授之故宮室崇麗而處之逸樂至於求其輔佐獨不若是之公也唯便辟親近者之用故圖國不如圖舍是人主之大患也使賢者爲之與不肖者議之使智者慮之與愚者斷之使修士履之與邪人疑之此又人主之所患也夫賞賢使能則民知其方賞罰明必則民不偷兼聰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公道開而私門塞矣如此則忠公者進

而佞悅者止、虛僞者退、而真實者起、自羣臣以下、至乎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其職業、變心易慮、反其端慤、此之謂政化之極、審斯論者、明君之體畢矣。

凡人臣之於其君也、猶四支之戴元首、耳目之爲心使也、皆相須而成爲體、相得而後爲治者也、故虞書曰、臣作股肱耳目、而屠蒯亦云、汝爲君目、將司明也、汝爲君耳、將司聰也、然則君人者、安可以斯須無臣、臣人者、安可以斯須無君、

斯須無君、斯須無臣、是斯須無身也、故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而加敬焉、父子至親矣、然其相須尚不及乎身之與手足也、身之於手足、可謂無間矣、然而聖人猶復督而致之、故其化益淳、其恩益密、自然不覺教化之移也、奸人離而間之、故使其臣自疑於下、而令其君孤立乎上、君臣相疑、上下離心、乃奸人之所以爲劫殺之資也、然夫中才之主、明不及乎治化之原、而感於僞術、似是之說、故備之愈密、而奸人愈甚、譬猶

登高者愈懼愈危愈危愈墜孰如早去邪徑而就夫大道乎凡士之結髮束脩立志於家門欲以事君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悌焉及志乎學自託於師友師貴其義而友安其信孝悌以篤信義又著以此立身以此事君何待乎法然後爲安及其爲人臣也稱才居位稱能受祿不面譽以求親不愉悅以苟合公家之利知無不爲也上足以尊主安國下足以豐財阜民謀事不忘其君圖身不忘其國內匡其過外揚其義不

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病下見善行之如不及見賢舉之如不容內舉不避親戚外舉不避仇讎程功積事而不望其報進賢達能而不求其賞道塗不爭險易之利見難而無苟免之心其身可殺而其守不可奪此直道之臣所以佐賢明之主致治平之功者也若夫主明而臣闇主闇而臣僞有盡忠不見信有見信而不盡忠溷淆於臣主之分出入於治亂之間或被褐懷玉以待時或巧言令色以容身又可勝盡哉是以

古之全其道者，進則正，退則曲，正則與世樂其業，曲則全身歸於道，不傲世以華衆，不立高以爲名，不爲苟得以偷安，不爲苟免而無耻。夫脩之於鄉閭，壞之於朝廷，可惜也。脩之於已立，壞之於闔棺，可惜也。君子惜茲二者，是以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況害仁以求寵乎？故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若夫智慮足以圖國，忠貞足以悟主，公平足以懷衆，溫柔足以服人，不誹毀以取進，不刻人以自入，不苟容

以隱忠，不耽祿以傷高，通則使上恤其下，窮則教下順其上，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可謂進不失忠，退不失行，此正士之義爲臣之體也。凡趣舍之患，在於見可欲而不慮其敗，見可利而不慮其害，故動近於危辱。昔孫叔敖三相楚國，而其心愈卑，每益祿而其施愈博，位滋高而其禮愈恭，正考父偃僂而走，晏平仲辭其賜邑，此皆守滿以冲，爲臣之體也。夫不憂主之不尊於天下，而唯憂己之不富貴，此古之所謂

庸人而今之所謂顯士、小人之所榮慕、而君子之所以爲耻也。凡人臣之論所以事君者有四：有賢主之臣、有明主之臣、有中主之臣、有庸主之臣。上能尊主、下能壹民、物至能應、事起能辨、教化流於下、如影響之應、形聲此賢主之臣也。內足以壹民、外足以拒難、民親而士信之、身之所長、不以怫君、身之所短、不取功、此明主之臣也。君有過事、能壹心同力、相與諫而正之、以解國之大患、成君之大榮、此中主之臣也。端毅而

取上疑
有以字

守法、壹心以事君、君有過事、雖不能正諫、其憂見於顏色、此庸主之臣也。以庸主之臣也。事賢主則從、以賢主之臣、事庸主則凶。古之所以成其名者、皆度主而行者也。脩之在己、而遭遇有時、是以古人抱麟而泣也。夫名不可以虛僞取也、不可以比周爭也。故君子務脩諸內、而讓之於外、務積於身、而處之以不足。夫爲人臣、其猶土乎、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瀆汚焉、而不辭其下、草木殖焉、而不有其功、此成功而不處、爲

臣之體也。若夫處大位任大事，荷重權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者，其上莫如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不爲管仲卽爲鮑叔耳。其次莫如廣樹而並進之，不爲魏成子卽爲翟黃耳。安有壅君蔽主專權之害哉。此事君之道，爲臣之體也。

夫行也者，舉趾所由之徑路也。東西南北之趣舍也。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吉凶榮辱之皂白也。由南則失北也。由東則失西矣。由乎利則失爲君子，由乎義則失爲小人。吉凶榮辱之所由生。

義利爲之本母也。是以君子慎趣舍焉。夫君子直道以耦世，小人枉行以取容。君子揜人之過以長善，小人毀人之善以爲功。君子寬賢容衆以爲道，小人徼訐懷詐以爲智。君子下學而無常師，小人耻學而羞不能。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心有所定，計有所守，智不務多，務行其所知，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安之若性，行之如不及。小人則不然，心不在乎道義之經，口不吐乎訓誥之言，不擇賢以託身，不力行以自定。

隨轉如流、不知所執、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界也。君子之養其心、莫善於誠。夫誠、君子所以懷萬物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人期焉、此以至誠者也。誠者、天地之大定、而君子之所守也。天地有紀矣、不誠則不能化育、君臣有義矣、不誠則不能相臨、父子有禮矣、不誠則疏、夫婦有恩矣、不誠則離、交接有分矣、不誠則絕、以義應當、曲得其情、其唯誠乎。

孔子曰、爲政以德、又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然則德之爲政大矣、而禮次之也。夫德、禮也者、其導民之具歟。太上養化、使民日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讓、處勞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賞而歡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此治之下也。夫善御民者、其猶御馬乎。正其銜勒、齊其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能不勞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禮、正其百官、齊民力、和民心、是故令不再而民

從刑不用而天下化治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
罪而作刑也貴其防亂之所生也是以至人之
爲治也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
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是故上下親而不離道
化流而不溘夫君子欲政之速行莫如以道御
之也臯繇瘖而爲大理有不貴乎言也師曠盲
而爲大宰有不貴乎見也唯神化之爲貴是故
聖王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纆充耳所以揜聰
也觀夫弊俗偷薄之政耳目以效聰明設倚伏

以探民情是爲以軍政虜其民也而望民之信
向之可謂不識乎分者矣難哉爲君也夫君尊
嚴而威高遠而危民者卑賤而恭愚弱而神惡
之則國亡愛之則國存御民者必明此要故南
面而臨官不敢以其富貴驕人有諸中而能圖
外取諸身而能暢遠觀一物而貫乎萬者以身
爲本也夫欲知天之終始也今日是也欲知千
萬之情一人情是也故爲政者不可以不知民
之情知民然後民乃從令己所不欲不施之於

然上恐
脫情字

人令安得不從乎故善政者簡而易行則民不變法存身而民象之則民不怨近臣便嬖百官因之而後達則羣臣自污也是以爲政者必慎擇其左右左右正則人主正矣人主正則夫號令安得曲耶天下大惡有五而盜竊不豫焉一曰心達而性險二曰行僻而志堅三曰言僞而辭辯四曰記醜而喻博五曰循非而言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可以不誅況兼而有之置之左右訪之以事而人主能立其身者未之有也

夫淫逸盜竊百姓之所惡也我從而刑之殘之刻剝之雖過乎當百姓不以爲暴者公也怨曠饑寒亦百姓之所惡也遁而陷於法我從而寬宥之雖及于刑必加隱惻焉百姓不以我爲偏者公也我之所重百姓之所憎也我之所輕百姓之所憐也是故賞約而勸善刑省而禁姦由此言之公之於法無不可也過輕亦可過重亦可私之於法無可也過輕則縱姦過重則傷善今之爲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辯輕重之文不

本百姓之心而謹奏當之書是治化在身而走求之也聖人之於法也已公矣然猶身懼其未也故曰與其害善寧其利淫知刑當之難必也從而救之以化此上古之所務也後之治獄者則不然未訊罪人則驅而致之意謂之能下不探獄之所由生爲之分而上求人主之微旨以爲制謂之忠其當官也能其事上也忠則名利隨而與之驅世而陷此以望道化之隆亦不幾矣凡聽訟決獄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權

輕重之叙測淺深之量悉其聰明致其忠愛然後察之疑則與衆共之衆疑則從輕者所以重之也非爲法不具也以爲法不獨立當須賢明共聽斷之也故舜命皋繇曰汝作士惟刑之恤又復加之以三誅衆所謂善然後斷之是以爲法參之人情也故春秋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爲情也者取貨賂者也立愛憎者也祐親戚者也陷怨讎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與夫古人之懸遠乎無

乃風化使之然邪有司以此情疑之羣吏人主以此情疑之有司是君臣上下不通相疑也不通相疑欲其盡忠立節亦難矣苟非忠節免而無耻免而無耻以民安所厝其手足乎春秋之時王道浸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偷薄之政自此始矣逮至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至於始皇兼吞六國遂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而紆邪並生天下叛之高祖約法三章而天下大悅及孝文卽位

固疑固

躬脩玄默論議務在寬厚天下化之有刑厝之風至於孝武徵發煩數百姓虛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宄不勝於是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轉相比況禁固積密文書盈於机格典者不能徧覩姦吏因緣爲市議者咸怨傷之凡治獄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以爲之主不放訊不旁求

効忠効

不貴多端以見聰明也故律正其舉効之法參伍其辭以求實也非所以飾實也但當參伍聰明之耳目不使獄吏斷練飾治成辭於手也孔

子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之也今之聽獄求所以殺之也故斥言以破律詆案以成法執左道以亂政皆王誅之所必加也

夫聽察者乃存亡之門戶安危之機要也若人主聽察不博偏受所信則謀有所漏不盡良策若博其觀聽納受無方考察不精則數有所亂矣人主以獨聽之聰考察成敗之數利害之說雜而並至以干闕聽如此誠至精之難在於人主耳不在竭誠納謀盡己之策者也若人主聽

察不差納受不謬則計濟事全利倍功大治隆而國富民強而敵滅矣若過聽不精納受不審則計困事敗利喪功虧國貧而兵弱治亂而勢危矣聽察之所考不可不精不可不審者如此急也凡有國之主不可謂舉國無深謀之臣闔朝無智策之士也在聽察所考精與不精審與不審耳何以驗其然乎在昔漢祖者聰聽之主也納陳恢之謀則下南陽不用婁敬之計則困平城廣武君者策謀之士也韓信納其計則燕

齊舉陳餘不用其謀則泚水敗由此觀之漢祖之聽未必一聞一聽也在於精與不精耳廣武之謀非爲一拙一工也在用與不用耳不可謂事濟者有計策之士覆敗者無深謀之臣也吳王夫差拒子胥之謀納宰嚭之說國滅身亡者不可謂無深謀之臣也楚懷王拒屈原之計納靳尚之策沒秦而不反者不可謂無計畫之士也虞公不用宮奇之謀滅於晉仇由不聽赤章之言亡於智氏蹇叔之哭不能濟崤澠之覆趙

括之母不能救長平之敗此皆人主之聽不精不審耳由此觀之天下之國莫不皆有忠臣謀士也或喪師敗軍危身亡國者誠在人主之聽不精不審取忠臣謀博士將何國無之乎臣以爲忠良慮治益國之臣必竭誠納謀懇惻而不隱者欲以究盡治亂之數舒展安危之策耳故準聖主明君莫不皆有獻可退否納忠之臣也昔者帝舜大聖之君也猶有咎繇獻謨夏禹納戒暨至殷之成湯周之文武皆亦至聖之

君也然必俟伊尹為輔呂尚為師然後乃能興
 功濟業混一天下者誠視聽之聰察須忠良為
 耳目也由此觀之忠良慮治益國之臣者得不
 師蹤往古襲迹前聖投命自盡以輔佐視聽乎
 夫人君者以至尊之聰聽總萬機而賢之以至
 貴之明察料治亂而考焉將當能皆窮究其孔
 要料盡其門戶乎其數必用有所遺漏不有忠
 臣良謀輔佐視聽者則凡百機微有所不聞矣
 何以論其然乎夫人君所以尊異於人者順志

賢當作
 監

覺上疑
 脫體字

養真也歡康之虞則嚴樂盈耳玩好足目美色
 充慾麗服適體遠眺迥望則登雲表之崇臺逍
 遙容豫則歷飛閣之高觀嬉乎綠水之清池遊
 乎桂林之芳園弋鳧與鴈從禽逐獸行與毛嬙
 俱入與西施處將當何從體覺窮愁之戚悴識
 鰥獨之難堪乎食則膳鼎几俎庶羞兼品酸甘
 盈備珍饌充庭奏樂而進鳴鐘而徹間饋代至
 口不絕味將當何從覺饑餒之阨艱識困餓之
 難堪乎暑則被霧縠襲纖絺處華屋之大廈居

裂烈當作

綿疑錦

重蔭之玄堂，褰羅帷以來清風，烈凝冰以遏微暑。侍者御粉扇，典衣易輕裳，飄飄焉有秋日之涼。將當何從體覺炎夏之鬱赫，識毒熱之難堪乎。寒則服綿袍，襲輕裘，綿衾貂葦，疊茵累席，居隩密之深室，處複帶之重幄，熾猛炭於室隅，以起溫。御玉卮之旨酒，以禦寒，燄燄焉有夏日之熱。將當何從體覺隆冬之慘烈，識毒寒之難堪乎。此數者誠無從得而知之者也。凡百機微如此比類者，必用遺漏，有所未詳也。如此則至忠

之臣者，得不輔佐視聽，以起寤遺忘乎。

典語

陸景

爵祿賞罰，人主之威柄，帝王之所以為尊者也。故爵祿不可不重，重之則居之者貴，輕之則處之者賤。居之者貴，則君子慕義，取之者賤，則小人覬覦。君子慕義，治道之兆；小人覬覦，亂政之漸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故先王重於爵位，慎於官人，制爵必俟有德，班祿必施有功，是以見其爵者，昭其德，聞其祿者，知

其功然猶誠以威罰勸以黜陟顯以錫命耀以車服故朝無曠官之譏士無尸祿之責矣夫無功而受祿君子猶不可況小人乎孔子所以耻稟丘之封而惡季氏之富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苟得其志執鞭可爲苟非其道卿相猶避明君不可以虛授人臣亦不可以苟受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是以聖帝明王重器與名尤慎官人故周褒申伯吉甫著誦祈父失職詩人作刺王商爲宰單于震畏

千秋登相匈奴輕漢推此言之官人封爵不可不慎也官得其人方類相求雖在下位士以爲榮也俗以貨成位失其守雖則三公士以爲辱也故王陽在位貢公彈冠王許並立班伯耻之天子據率土之資總三才之任以制御六合統理羣生固未易爲也是以聖帝明王憂勞待且勤於日昃未有不汲汲於求賢勤勤於遠惡者也故大舜招二八於唐朝投四凶於荒裔廋鯀不嫌登禹親仁也舉子不爲宥父遠惡也以能

昭德立化爲百王之命也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俊又在官則治道清奸佞干政則禍亂作故王者任人不可不慎也得人之道蓋在於敬賢而誅惡也敬一賢則衆賢悅誅一惡則衆惡懼昔魯誅少正佞人變行燕禮郭隗羣士嚮至此非其效與然人主處於深宮之中生於禁闥之內目不親見臣下之得失耳不親聞賢愚之否臧焉知臣下誰忠誰否誰是誰非須當留思隱括聽言觀行驗之以實効之以事能推事効實則賢愚明而治道清矣

王者所以稱天子者以其號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夫天之育萬物也耀之以日月紀之以星辰運之以陰陽成之以寒暑震之以雷霆潤之以雲雨天不親事而萬事歸功者以所任者得其宜也然握璿璣御七辰調四時制五行此蓋天子之所爲任者也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帝王之盛莫過虞昔帝堯之末洪水有滔天之災烝民有昏墊之憂於是咨嗟四岳舉及側

陋虞舜既登百揆時叙二八龍騰並幹唐朝故能揚嚴億載冠德百王舜既受終並簡俊德咸列庶官從容垂拱身無一勞而庶事歸功光炎百世者所任得其人也

天子所以立公卿大夫列士之官者非但欲備員數設虛位而已也以天下至廣庶事總猥非一人之身所能周理故分官別職各守其位事有大小故官有尊卑人有優劣故爵有等級三公者帝王之所杖也自非天下之俊德當世之

良材卽不得而處其任處其任者必荷其責在其任者必知所職夫匡輔社稷佐日揚光協齊七政宣化四方此三公之職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大臣不親細事猶周鼎不調小味也故書曰元首叢莖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此之謂也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陰陽外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任其職也可謂知其任者也

各得下
其字疑
行

天下至廣萬機至繁人主以一人之身處重仍

之內而御至廣之士聽至繁之政安知萬國之
聲息民俗之動靜乎故古之聖帝立輔弼之臣
列官司之守勸之以爵賞誠之以刑罰故明誠
以効其功考績以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優者
任重人主總君謨以觀衆智杖忠賢而布政化
明耳目以來風聲進直言以求得失夫如是雖
廣必周雖繁必理何則御之有此具也夫君稱
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與人主一體者也堯明
俊德守位以人所以強四支而輔體也其爲己

用豈細也哉苟非其選器不虛假苟得其人委
之無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
如手之擊身安則共樂痛則同憂其上下協心
以治世事不俟命而自勤不求容而自親何則
相信之忠著也是以天子改容於大臣所以重
之也人臣盡命於君上所以報德也寵之以爵
級而天下莫不尊其位任之以重器天下莫不
敬其人顯之以車服天下莫不瞻其榮者以其
荷光景於辰耀登階於天路也若此之人進退

登階之
間恐有
脫字

必足以動天地而應列宿也。故選不可以不精，任之不可以不信，進不可以不禮，退之不可以不權。昔賈生嘗陳階級，而文帝加重大臣，每賢其遺言，博引古今，文辭雅偉，真君人之至道，王臣之碩謨也。

夫料才覈能，治世之要也。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達，自非聖人，誰兼資百行，備貫衆理乎？故明君聖主，裁而用焉。昔舜命羣司，隨才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乎？且

探疑換

造父善御，師曠知音，皆古之至奇也。使其探事易伎，則彼此俱屈。何則？才有偏達也。人之才能，率皆此類，不可不料也。若任得其才，才堪其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用士而不能以治者，既任之不盡其才，不覈其能，故功難成。而世不治也。馬無輦重之任，牛無千里之迹，違其本性，責其効事，豈可得哉？使韓信下帷，仲舒當戎，于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勲，而顯今日之名也。何則？素非才之所長也。推此論之，何可

無下恐
有脫字

不料哉

政有宜於古而不利於今有長於彼而不行於此者風移俗易每世則變故結繩之治五帝不行三代損益政法不同隨時改制所以救弊也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弃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明用武有時昔秦杖威用武卒成王業吞滅六國帝有天下而不斟酌唐虞以美其治損益三代以御其世爾乃廢先聖之教任殘酷

之政阻兵行威暴虐海內故百姓怨毒雄桀奮起至於二世社稷湮滅非武不能取而所守之者非也傳曰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秦無戢兵之慮故有自焚之禍好戰必亡此之謂也徐偃王好行仁義不修武備楚人伐之身死國滅天下雖安武不可廢況以區區之徐處爭奪之世乎忘戰必危此之謂也漢高帝發跡泗水龍起豐沛仁以懷遠武以弭難任奇納策遂掃秦項被以惠澤飾以文德文武並作祚流世長此

高帝之舉也。秦漢俱杖兵用武以取天下，漢何以昌，秦何以亡，秦知取而不知守，漢取守之具備矣乎。中世孝武以成功恢帝綱，元成以儒術失皇綱，德不堪也。王莽之世，內尚文章，外繕師旅，立明堂之制，修辟雍之禮，招集儒學，思遵古道，文武之事備矣。然而命絕於漸臺，支解於漢。又者，豈文武之不能治世哉，而用之者拙也。班輸騁功於利器，拙夫操刀而傷手，非利器有害於工匠，而夫膏粱旨饌，時或生疾，針艾藥石，時或瘳疾。故體病則攻之以針艾，疾瘳則養之以膏粱，文武之道亦猶是矣。世亂則威之以師旅，道治則被之以文德。

天生烝民，授之以君，所以綜理四海，收養品庶也。王者據天位，御萬國，臨兆民之衆，有率土之資，此所以尊者也。然宮室壯觀，出於民力，器服珍玩，生於民財，千乘萬騎，由於民衆，無此三者，則天子魁然獨在，無所爲尊者也。明主智君，階民以爲尊，國須政而後治，其恤民也，憂勞待且。

日側忘飡，恕已及下，務在博愛，臨御華殿，軒檻華美，則欲民皆有容身之宅，廬室之居，窈窕盈堂，美女侍側，則欲民皆有配匹之偶，室家之好，肥肉淳酒，珠膳玉食，則欲民皆有餘糧之資，充飢之飴，輕裘累煖，衣裳重疊，則欲民皆有溫身之服，禦寒之備，凡四者，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故明主樂之於上，亦欲士女歡之於下，是以仁惠廣洽，家安厥所，臨軍則士忘其死，御政則民戴其化，此先王之所以豐動祚享，長期者也。

若居無庇首之廬，家無配匹之偶，口無充飢之食，身無蔽形之衣，婚姻無以致媾，死葬無以相卹，飢寒入於腸骨，悲愁出於肝心，雖百舜不能杜其怨聲，千堯不能成其治迹，是以明主御世，恤民養士，恕下以身，自近及遠，化通宇宙，不懼民之不安，故能康厥世治，播其德教焉。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八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傅子

傅玄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
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
而殺之也為治審持二柄能使殺生不安則其
威德與天地並矣信順者天地之正道也詐逆
者天地之邪路也民之所好莫甚於生所惡莫
甚於死善治民者開其正道因所好而賞之則

民樂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惡而罰之，則民畏其威矣。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懼者，何賞公而罰不貳也。有善雖疏賤必賞，有惡雖貴近必誅，可不謂公而不貳乎。若賞一無功，則天下飾詐矣；罰一無罪，則天下懷疑矣。是以明德慎賞而不肯輕之，明德慎罰而不肯忽之。夫威德者，相須而濟者也。故獨任威刑而無德惠，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而無威刑，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

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國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濟者乎。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爲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壹其聽。身不正聽不壹，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爲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財，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戶閱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

傅說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呂尚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以為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內舉周公且天下不以為私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讎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之與骨肉其於誅賞豈二法哉唯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君莫賢於高祖

相取作
將相可
取

子下有
也字

臣莫奇於韓信高祖在巴漢困矣韓信去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士信之奇材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相取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又將案法而誅之向不遇滕公則身不免於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於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又安得市人可驅而立乎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傾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絕於高祖而韓信

求進之意曲於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難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咎陶難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

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專致人之道博任人道專故邪不得間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說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殊塗塞而良材屈使舜未得咎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既得咎陶既得伊尹而又人人自用是代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

掌而言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誣一世、豈不甚耶、夫聖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爲之謀、秦孝之強、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強兵、則富國強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

夫裁徑尺之帛、刊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況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故構大厦者、先擇匠、然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構屋、必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椽、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弃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爲宰相、此國之棟、梁也、審其棟、梁、則經國之本立矣、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而天工時叙矣、

價作資

天下之害莫甚於女饒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金之價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力者有盡用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衆下肆情淫侈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翠羽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由是推之其極

舊無其字補之

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爲碑鐫石爲虎碑虎崇僞陳於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衆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而天下定矣

夫商賈者所以伸盈虛而獲天地之利通有無而壹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衆利之所充而積僞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尠僞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

大道而民樂其生敦以大質而下無逸心日中
 為市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
 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為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
 事役賦有恆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
 之形影官恕民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徵非常之
 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
 無用之貨自公侯至于皂隸僕妾尊卑殊禮貴
 賤異等萬機運於上百事動於下而六合晏如
 者分數定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成

典作正

賤疑職

內作罔

安其道周綜其目壹之以中典而民不越法及
 秦亂四民而廢常賤競逐末利而弃本業苟合
 壹切之風起矣於是士樹姦於朝賈窮偽於市
 臣挾邪以內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
 而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極之求都有
 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乎公室農夫
 伏於隴畝而墮溝壑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下
 下窮死而不知所歸哀夫且末流濫溢而本源
 竭纖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言非典義

學士不以經心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
 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適市
 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
 上用足而下不匱故壹野不如壹市壹市不如
 壹朝壹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
 而下反真矣不息欲於上而欲於下之安靜此
 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瘁難矣故明君
 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
 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

瘁舊作
廢改之

蔽賢則上下之道壅商賈專利則四方之資困
 民擅山澤則兼并之路開兼并之路開而上以
 無常役下賦一物非民所生而請於商賈則民
 財暴賤民財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
 竭而末盈末盈本竭而國富民安未之有矣
 昔者聖人之崇仁也將以興天下之利也利或不興
 須仁以濟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已推而委之於溝壑
 然夫仁者蓋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無施於人
 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

於父母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子者不失其事親之道矣推己心有樂於妻子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歡矣推己之不忍於飢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無凍餒之憂矣此三者非難見之理非難行之事唯不內推其心以恕乎人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哉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尚德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莫不知耻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謂也若子方惠及於老馬西巴不忍而放麋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內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夫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以不移以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

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若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於朝父子相疑於家夫婦相疑於室矣小大混然而懷奸心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於是亡矣夫信由上而結者也故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先其婦則婦以信順其夫上乘常以化下下服常而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爲人上竭

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回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斯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欺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於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亦日夜見災也周幽以詭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於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書己之所疑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

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懷姦者飾邪以自納此無信之禍也

傅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損益變也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家室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有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己以況人此禮之情也

商君始殘禮樂至乎始皇遂滅其制賊九族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桀紂之淫樂君臣競留意於刑書雖荷戟百萬石城造天威凌滄海胡越不動身死未收姦謀內發而太子已死於外矣胡亥不覺二年而滅曾無盡忠效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先亡之禍也哉禮義者

秦書治要 卷之四十九
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齎不訾之寶、獨宿於野、其爲危敗、甚於累卵、方之於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代之、其秦之謂與、

立善防惡、謂之禮、禁非立、是謂之法、法者所以正不法也、明書禁令曰、法、誅殺威罰曰刑、治世之民、從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禮而後刑也、亂世之民、從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後禮也、周書曰、小乃不可不殺、乃有

大罪、非終乃惟皆裁、然則心惡者、雖小必誅、意善過誤、雖大必赦、此先王所以立刑法之本也、禮法殊塗而同歸、賞刑遞用而相濟矣、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設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故聖人傷之、乃建三典、殊其輕重、以定厥中、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哀矜之心至也、八辟議其故而宥之、仁愛之情篤也、柔愿之主、聞先王之有哀矜仁愛、議

悔上疑
脫厥字

獄緩死也則安輕其刑而赦元惡刑安輕則威
政墮而法易犯元惡赦則姦人興而善人困剛
猛之主聞先王之以五刑紮萬民舜誅四凶而
天下服也於是峻法酷刑以侮天下罪連三族
戮及善民無辜而死者過半矣下民怨而思叛
諸侯乘其弊而起萬乘之主死於人手者失其
道也齊秦之君所以威制天下而或不能自保
其身何也法峻而教不設也未儒見峻法之生
叛則去法而純仁偏法見弱法之失政則去仁

法刑之
法疑任
字誤

而法刑此法所以世輕世重而恒失其中也
爵祿者國柄之本而貴富之所由不可以不重
也然則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二教既立則
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以微功受
重祿況無德無功而敢虛干爵祿之制乎然則
先王之用爵祿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
祿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
其官此立爵祿之分也爵祿之分定必明選其
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祿尊

衙作衙

既食於人四字

無

故作欲

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祿卑官厚足以衙宗黨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職者坐而食於人既食於人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祿於官而或營私利則公法繩之於上而顯議廢之於下是以仁讓之教存廉耻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於朝公議日興而私利日廢矣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故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

吏作利無天字

而不知節其吏厚其祿也則天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祿也則吏競背公義營私利此教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為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盜跖不敢為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祿近不足以濟其身遠不足以室家父母餓於前妻子饒於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

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怨毒之心生則仁義之
理衰矣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採薇
於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
則夷叔必犯矣夫弃家門委身於公朝榮不足
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於內交黨
離於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
移者鮮矣主不詳察聞其怨興於內而交離於
外薄其名必時黜其身矣家困而身黜不移之
士不顧私門之怨不憚遠近之謫死而後已不

主上有
八字

改其行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見明於俗遂委死
溝壑而莫之能知也豈不悲夫天下知爲清之
若此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爲濁善者變
而陷於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聞也

昔先王之興役賦所以安上濟下盡利用之宜
是故隨時質文不過其節計民豐約而平均之
使力足以供事財足以周用乃立壹定之制以
爲常典甸都有常分諸侯有常職焉萬國致其
貢器用殊其物上不興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

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戰國之際、弃德任威、競相吞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并海內、遂滅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內造阿房之宮、繼以驪山之役、外築長城之限、重以百越之戍、賦過太半、傾天下之財、不足以盈其欲、役及閭左、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於是蓄怨積憤、同聲而起、陳涉項梁之疇、奮劍大呼、而天下之民響應、以從之、驪山之基未閉、而敵國已收其圖籍矣。

基疑基

昔者東野畢御、盡其馬之力、而顏回知其必敗、況御天下、而可盡人之力也哉。夫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者、謂治平無事之世、故周之典制載焉。若黃帝之時、外有赤帝蚩尤之難、內設舟車門衛甲兵之備、六興大役、再行天誅、居無安處、卽天下之民亦不得不勞也。勞而不怨、用之至平也。禹鑿龍門、闢伊闕、築九山、滌百川、過門不入、薄飲食、卑宮室、以率先天下、天下樂盡其力、而不敢辭勞者、儉而有節、所趣公也。故世有事、

即役煩而賦重世無事即役簡而賦輕役簡賦輕則奉上之禮宜崇國家之制宜備此周公所以定六典也役煩賦重即上宜損制以恤其下事宜從省以致其用此黃帝夏禹之所以成其功也後之為政思黃帝之至平夏禹之積儉周制之有常隨時益損而息耗之庶幾雖勞而不怨矣

畏作威

虎至猛也可畏而服鹿至麤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石至堅也可消而用況人含五

下有天字

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改者乎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伏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故義成而教行因義立禮故禮設而義通若夫商韓孫吳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於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下唯力是恃唯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人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沒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

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狄矣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唯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以智役力者也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唯力是恃其不大亂幾稀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於禮讓卽修禮讓利出於力爭則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於悠悠者乎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修行則仁

義興焉飾辯則大僞起焉此必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衆故不尚焉不尊賢尚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弃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何者德難爲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之趣之不已雖死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故貴其所尚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尚故禮讓

興抑其所貪故廉耻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可
絕也故明爲顯名高位豐祿厚賞使天下希而
慕之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
此祿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
之難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悅
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悅無常故君子不貴也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
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
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

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
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
濟彌遠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心
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動而不失正天地可感
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
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
形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行
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若乃身
坐廊廟之內意馳雲夢之野臨朝宰事情繫曲

房之娛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能正乎哉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內外咸知所象矣古之大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營妻子不足故則是己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

虞氏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長城之塞以爲固禍機發於左右者自失也夫推心以及人而四海蒙其佑則文王其人不推心慮用天下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虜君目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肯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小大哀怨而不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宮室造天而起萬國爲之瘵瘁猶未足以逞其欲唯不推心以況人故視用人如用草芥使用人如用

己惡有不得其性者乎古之達治者知心爲萬
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於內
而後動靜不安以率先天下而後天下履正而
咸保其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
莫要乎無忌心唯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
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唯無忌心故進者自盡
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
書曰闢四門則天下之人輻湊其庭矣明四目

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視矣達四聰則天下之人
樂爲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不
逆之也苟有所逆衆流之不至者多矣衆流不
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
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堯舜黜
之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
弟不赦則於天下無所私矣鯀亂政舜殛之禹
聖明舉用之戮其父而授其子則於天下無所
忌矣石厚子也石碓誅之冀缺讎也晉侯舉之

未作夫

是之謂公道未在人上天下皆樂爲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得達死命可致也唯患衆流異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親疏黨別上之人或有所好所好之流獨進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利道行矣於是天下之志塞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於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利者變業而黨成正士守志而日否則雖見者盈庭而上之所開實寡外

舊無法
字補之

倦於人而內寡聞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爲上賞蔽賢者爲上戮順禮者進逆法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之人任公而去私內恕而無忌是之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

凡有血氣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於言矣君人者將和衆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

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按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者怨，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約法三章，公而簡也。先封所

尚下有
寬字

憎無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
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
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衆歸之。尊儒貴學，則
民篤於義，能容直臣，則上之失不害於下，而民
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無失失而能改，則
所失少矣。心以爲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
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天
下之命在焉。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
諂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己者衆，

然下有受字

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己之言苟所言出於忠誠雖事不盡是猶歡然之所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為名也以為直言不聞則己之耳目塞耳目塞於內諛者順之於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於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為之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

天下之福莫大於無欲天下之禍莫大於不知

周疑同

足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知足則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則雖有天下所求無已所欲無極矣海內之物不益萬民之力有盡縱無已之求以滅不益之物逞無極之欲而役有盡之力此殷士所以倒戈於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叛曲論之好奢而不足者豈非天下之大禍耶

民富則安貧則危明主之治也分其業而壹其事業分則不相亂事壹則各盡其力而不相亂

則民必安矣。重親民之吏而不數遷，重則樂其職，不數遷則志不流於他官，樂其職而志不流於他官，則盡心恤其下，盡心以恤其下，則民必安矣。附法以寬民者賞，尅法以要名者誅，寬民者賞，則法不虧於下，尅民者誅，而名不亂於上，則民必安矣。量時而置官，則吏省而民供，吏省則精，精則當才而不遺力，民則供順，供順則思義而不背上，上愛其下，下樂其上，則民必安矣。篤鄉閭之教，則民存知相恤而亡知相救，存相

恤而亡相救，則鄰居相恃，懷土而無遷志，鄰居相恃，懷土無遷志，則民必安矣。度時宜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賦，役賦有常，上無橫求，則事事有儲，而并兼之隙塞，事有儲，并兼之隙塞，則民必安矣。圖遠必驗之近，興事必度之民，知稼穡之艱難，重用其民，如保赤子，則民必安矣。職業無分，事務不壹，職荒事廢，相督不已，若是者，民危親民之吏不重，有資者無勞，而數遷，競營私以害公，飾虛以求進，仕宦如寄，視用其民如用路

民而下
恐有闕
文
弱上下
恐有脫
字

人若是者民危以法寬民者不賞尅民為能者必進下力盡矣而用之不已若是者民危吏多而民不能供上下不相樂若是者民危鄉閭無教存不相恤而亡不相救若是者民危不度時而立制不量民而役賦無常橫求相仍弱窮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視遠而忘近興事不度於民不知稼穡艱難而轉用之如是者民危安民而上危民危而上安者未之有也虞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為治之要乎今之刺史古

之牧伯也今之郡縣古之諸侯也州總其統郡舉其綱縣理其目各職守不得相干治之經也夫彈枉正邪糾其不法擊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職也比物按成考定能否均其勞逸同其得失有大不可而後舉之者太守之職也親民授業平理百事猛以威吏寬以容民者令長之職也然則令長者最親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國以民為本親民之吏不可以不留意也
傅子曰利天下者天下亦利害天下者天下亦

害之利則利害則害無有幽深隱微無不報也
仁人在位常爲天下所歸者無他也善爲天下
興利而已矣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
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賞不
用情刑賞不用情而下從之者未之有也夫去
私者所以立公道也唯公然後可正天下傅子
曰善爲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於人乎堯水
湯旱而人無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晉饑矣

越恐當
作所

懈而爲秦越禽人且害之而況於天地乎
傅子曰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
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
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峻法隨其
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
道遇人人亦以不道報之人讎之天絕之行無
道未有不亡者也或曰漢太宗除肉刑可謂仁
乎傅子曰匹夫之仁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天
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也先王之制

殺人者死，故生者懼，傷人者殘其體，故終身懲所刑者寡，而所濟者衆，故天下稱仁焉。今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之，既不類，傷人刑輕，是失其所以懲也。失其所以懲，則易傷人，人易相傷，亂之漸也。猶有不忍人心，故曰匹夫之仁也。

傅子曰：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戒不改，以死繼之，不亦至直乎。

傅子曰：至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其境內，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稀陷乎不義矣。

傅子曰：正道之不行，常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役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割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曰惑佞之不可用如此，何惑者之不息也。傅子曰：佞人善養人私欲也，故多私欲者悅之，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欲也，有見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矯之者，正人之徒也。違正而從

常有
由字
推役侈
作推侈
割作割
上惑疑
衍

之者、佞人之徒也、自察其心、斯知佞正之分矣、或問佞孰爲大、傅子曰、行足以服俗、辨足以惑衆、言必稱乎仁義、隱其惡心而不可卒見、伺主之欲、微合之、得其志、敢以非道陷善人、稱之有術、飾之有利、非聖人不能別、此大佞也、其次心不欲爲仁義、言亦必稱之、行無大可非、動不違乎俗、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者、然後陷之、最下佞者、行不顧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辭自利而已、顯然害善、行之不怍、若四凶、可謂大佞者也、若安昌侯張禹、可謂次佞也、若趙高、石顯、可謂最下佞者也、大佞形隱爲害深、下佞形露爲害淺、形露猶不別之、可謂至闇也已、治人之謂治、正己之謂正、人不能自治、故設法以一之、身不正、雖有明法、卽民或不從、故必正己以先之也、然卽明法者、所以齊衆也、正己者、所以率人也、夫法設而民從之者、得所故也、法獨設而無主、卽不行、有主而不一、則勢分、一則順、分則爭、此自然之理也、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不能
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同者天地之道也因
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
變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水火之性相滅也
善用之者陳釜鼎乎其間爨之而能兩盡
其用不相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天下之物
爲火水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間則何憂乎相
害何患乎不盡其用也

羣書治要卷第四十九

羣書治要卷第五十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袁子正書 抱朴子

袁子正書 袁淮

禮政

治國之大體有四，一曰仁義，二曰禮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罰。四本者具，則帝王之功立矣。所謂仁者，愛人者也；愛人，父母之行也。為民父母，故能興天下之利也。所謂義者，能辨物理者也。物

得理故能除天下之害也興利除害者則賢人之業也夫仁義禮制者治之本也法令刑罰者治之末也無本者不立無末者不成夫禮教之治先之以仁義示之以敬讓使民遷善日用而不知也儒者見其如此因謂治國不須刑法不知刑法承其下而後仁義興於上也法令者賞善禁淫居治之要會商韓見其如此因曰治國不待仁義不知仁義爲之體故法令行於下也是故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耻導之以政

齊之以刑則民苟免是治之貴賤者也先仁而後法先教而後刑是治之先後者也夫遠物難明而近理易知故禮讓緩而刑罰急是治之緩急也夫仁者使人有德不能使人知禁禮者使人知禁不能使人必仁故本之者仁明之者禮也必行之者刑罰也先王爲禮以達人之性理刑以承禮之所不足故以仁義爲不足以治者不知人性者是故失教失教者無本也以刑法爲不可用者是不知情僞者是故失威失

威者不禁也。故有刑法而無仁義，久則民忽，民忽則怒也。有仁義而無刑法，則民慢，民慢則姦起也。故曰：本之以仁，成之以法，使兩通而無偏重，則治之至也。夫仁義雖弱而持久，刑殺雖強而速亡，自然之治也。

經國

先王之制，立爵五等，所以立蕃屏，利後嗣者也。是故國治而萬世安，秦以列國之勢而并天下，於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縣，雖有親子母弟，皆

爲匹夫及其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見亡秦之以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十，廓地千里，自關已東皆爲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國之難。魏興以新承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治，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力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隣國無會同之制，諸侯遊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司察

之。王侯皆思爲布衣，不能得。旣違宗國，蕃屏之義，又虧親戚骨肉之恩。昔武王旣克殷，下車而封子弟，同姓之國五十餘，然亦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至乎王赧之後，海內無主三十餘年，故諸侯之治，則輔車相持，翼戴天子，以禮征伐。雖有亂君暴主，若吳楚之君者，不過恣睢其國，惡能爲天下害乎？周以千乘之賦封諸侯，今也曾無一城之田，何周室之奢，秦而今日之儉少也？豈古今之道不同，而今日之勢然哉？未之思耳。夫

物莫不有弊，聖人者豈能無衰，能審終始之道，取其長者而已。今雖不能盡建五等，猶宜封諸親戚，使少有土地，制朝聘會同之義，以合親戚之恩，講禮以明其職業，黜陟以討其不然。如是則國有常守，兵有常強，保世延祚，長久而有家矣。

設官

古者三公論王職，六卿典事業，事大者官大，事小者官小。今三公之官，或無事，或職小，又有貴

重之官無治事之實此官虛設者也秦漢置丞相九卿之官以治萬機其後天子不能與公卿造事外之而置尚書又外之而置中書轉相重累稍執機事制百官之本公卿之職遂輕則失體矣又有兵士而封侯者古之尊貴者以職大故貴今列侯無事未有無職而空貴者也世衰禮廢五等散亡故有賜爵封侯之賞既公且侯失其制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修其治政以安寧國家未必封侯也而今軍政之法斬一

治疑法

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也安寧天下者不爵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矣夫離古意制外內不壹小大錯貿轉相重累是以人執異端窺欲無極此治道之所患也先王置官各有分職使各以其屬達之於王自己職事則是非精練百官奏則下情不塞先王之道也

奏上下似脫字

政略

夫有不急之官則有不急之祿國之蟬賊也明

養足下
似脫養
足二字

主設官使人當於事人當於事則吏少而民多
民多則歸農者衆吏少則所奉者寡使吏祿厚
則養足則無求於民無求於民姦軌息矣祿足
以代耕則壹心於職壹心於職則政理政理則
民不擾民不擾則不亂其農矣養生有制送終
有度嫁娶宴享皆有分節衣服食味皆有品表
明設其禮而嚴其禁如是則國無違法之民財
無無用之費矣此富民之大略也非先王之法
行不得行非先王之法言不得道名不可以虛

求貴不可以僞得有天下坦然知所去就矣本
行而不本名責義而不責功行莫大於孝敬義
莫大於忠信則天下之人知所以措身矣此教
之大略也夫禮設則民貴行分明則事不錯民
貴行則所治寡事不錯則下靜壹此富民致治
之道也禮重而刑輕則士勸愛施而罰必則民
服士勸則忠信之人至民服則犯法者寡德全
則教誠教誠則感神行深則著厚著厚則流遠
尚義則同利者相覆尚法則貴公者相刻相刻

則無親相覆則無疏措禮則政平政平則民誠設術則政險政險則民僞此禮義法術之情也
論兵

夫爲政失道可思而更也兵者存亡之機一死不可復生也故曰天下難事在於兵今有人於此力舉重鼎氣蓋三軍一怒而三軍之士皆震世俗見若人者謂之能用兵矣然以吾觀之此亡國之兵也夫有氣者志先其謀無策而徑往怒心一奮天下若無人焉不量其力而輕天下

之物偏遇可以幸勝有數者禦之則必死矣凡用兵正體不備不可以全勝故善用兵者我謂之死則民盡死我謂之生則民盡生我使之勇則民盡勇我使之怯則民盡怯能死而不能生能勇而不能怯此兵之半非全勝者也夫用戰有四有大體者難與持久有威刑者難與爭險善柔者待之以重善任勢者禦之以堅用兵能使民堅重者則可與之赴湯火可與之避患難進不可詭退不可追所在而民安盡地而守固

盡疑畫
誤

疑問不能入權譎不能設也堅重者備物者也
備物者無偏形無偏形故其變無不之也故禮
與法首尾也文與武本末故禮正而後法明文
用而後武法故用兵不知先爲政則亡國之兵
也用人有四一曰以功業期之二曰與天下同
利三曰樂人之勝己四曰因才而處任以功業
期之則人盡其能與天下同利則民樂其業樂
人勝己則下無隱情因才擇任則衆物備舉人
各有能有不能也是以智者不以一能求衆善

不以一過掩衆美不遺小類不弃小力故能有
爲也夫治天下者其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也
曰公而已矣故公者所以攻天下之邪屏讒慝
之萌兵者傾危之物死生之機一物不至則衆
亂興矣故以仁聚天下之心以公塞天下之隙
心公而隙塞則民專而可用矣公心明故賢才
至一公則萬事通一私則萬事閉兵者死生之
機也是故貴公

王子主失

有王子者著主失之書子張甚善之為袁子稱之曰夫人之所以貴於大人者非為其官爵也以其言忠信行篤敬人主授之不虛人臣受之不安也若居其位不論其能賞其身不議其功則私門之路通而公正之道塞矣凡世之所患非患人主之有過失也患有過欲改而不能得也是何也夫姦臣之事君固欲苟悅其心夫物未嘗無似象似象之言漫潤之諛非明者不能察也姦臣因以似象之言而為之容說人主不

漫恐當

作浸

諛恐當

作譖

能別也是而悅之惑亂其心舉動日繆而常自以為得道此有國之常患也夫佞邪之言柔順而有文忠正之言簡直而多逆使忠臣之言是也人主固弗快之矣今姦臣之言已揜於人主不自以為非忠臣以逆迂之言說之人主方以為誣妄何其言之見聽哉是以大者刳腹小者見奴忠臣涉危死而言不見聽姦臣饗榮利而言見悅則天下奚蹈夫危死而不用去夫榮樂而見聽哉故有被髮而為狂有竄伏於窟穴此

古今之常也。凡姦臣者，好爲難成之事，以徼幸成功之利，而能先得人主之心。上之人不能審察，而悅其巧言，則見其賞而不見其罰矣。爲人臣有禮未必尊，無禮未必卑，則姦臣知所以事主矣。雖有今日之失，必知明日所以復之塗也。故人主賞罰一不當，則邪人爲巧滋生，其爲姦滋甚。知者雖見其非，而不敢言，爲將不用也。夫先王之道，遠而難明，當世之法，近而易知。凡人莫不違其疏而從其親，見其小而闇其大。今賢

者固遠主矣，而執遠而難明之物，姦人固近主矣，而執近而易知之理，則忠正之言，奚時而得達哉？故主蔽於上，姦成於下，國亡而家破，伍子胥爲吳破楚，令闔閭霸。及夫差立，鷗夷而浮之江，樂毅爲燕王破強齊，報大耻。及惠王立而驅逐之，夫二子之於國家，可謂有功矣。夫差、惠王足以知之矣，然猶不免於危死者，人主不能常明而忠邪之道異故也。又況於草茅孤遠之臣，而無二子之功，涉姦邪之門，經傾險之塗，欲其

身達不亦難哉今人雖有子產之賢而無子皮之舉有解狐之德而無祁奚之直亦何由得達而進用哉故有祁奚之直而無宣子之聽有子皮之賢而無當國之權則雖荆山之璞猶且見瓦耳故有管仲之賢有鮑叔之友必遇桓公而後達有陳平之智有無知之友必遇高祖而後聽桓公高祖不可遇雖有二子之才夫奚得用哉

厚德

恃門戶之閉以禁盜者不如明其刑也明其刑不如厚其德也故有教禁有刑禁有物禁聖人者兼而用之故民知耻而無過行也不能止民惡心而欲以刀鋸禁其外雖日刑人於市不能制也明者知制之在於本故退而修德爲男女之禮妃匹之合則不淫矣爲廉耻之教知足之分則不盜矣以賢制爵令民德厚矣故聖人貴恆恆者德之固也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未有不恆而可以成德無德而可以持久者也

舊本作有改之

用賢

治國有四、一曰尚德、二曰考能、三曰賞功、四曰罰罪、四者明則國治矣。夫論士不以其德、而以其舊、考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而求下之貴上、不可得也。賞可以勢求、罰可以力避、而求下之無姦、不可得也。爲官長非苟相君也、治天下也、用賢非以役之、尚德也、行之以公、故天下歸之。故明王之使人有五、一曰以大體期之、二曰要其成功、三曰忠信不疑、四曰至公無私、五曰與

天下同憂、以大體期之、則臣自重要其成功、則臣勤懼、忠信不疑、則臣盡節、至公無私、則臣盡情、與天下同憂、則臣盡死。夫唯信而後可以使人、昔者齊威王使章子將而伐魏、人言其反者三、威王不應也。自是之後、爲齊將者、無有自疑之心、是以兵強於終始也。唯君子爲能信、一不信、則終身之行廢矣。故君子重之、漢高祖山東之匹夫也、無有咫尺之士、十室之聚、能任天下之智力、舉大體而不苛、故王天下、莫之能禦也。

項籍楚之世將有重於民橫行天下然而卒死
東城者何也有一范增不能用意忌多疑不信
大臣故也寬則得衆用賢則多功信則人歸之
悅近

孔子曰爲上不寬吾何以觀之苛政甚於猛虎
詩人疾培克在位是以聖人體德居簡而以虛
受人夫有德則謙謙則能讓虛則寬寬則愛物
世俗以公刻爲能以苛察爲明以忌諱爲深三
物具則國危矣故禮法欲其簡禁令欲其約事

業欲其希簡則易明約則易從希則有功此聖
賢之務也漢高祖山東之匹夫也起兵之日天
下英賢奔走而歸之賢士輻湊而樂爲之用是
以王天下而莫之能禦唯其以簡節寬大受天
下之物故也是故寬則得衆虛則受物信則不
疑不忌諱則下情達而人心安夫高祖非能舉
必當也唯以其心曠故人不疑況乎以至公處
物而以聰明治人乎堯先親九族文王刑于寡
妻物莫不由內及外由大信而結由易簡而上

安由仁厚而下親，今諸侯王國之制，無一成之田，一旅之衆，獨坐空宮之中，民莫見其面，其所以防禦之備，甚於仇讎，內無公族之輔，外無藩屏之援，是以兄弟無睦親之教，百姓無光明之德，弊薄之俗興，忠厚之禮衰，近者不親，遠者不附，人主孤立於上，而本根無庇蔭之助，此天下之大患也。聖人者，以仁義爲本，以大信持之，根深而基厚，故風雨不愆伏也。

貴公

治國之道萬端，所以行之在一，一者何？曰：公而已矣。唯公心而後可以有國，唯公心可以有家，唯公心可以有身，身也者，爲國之本也，公也者，爲身之本也。夫私人之所欲，而治之所甚惡也，欲爲國者一，不欲爲國者萬，凡有國而以私臨之，則國分爲萬矣。故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置三公所以佐其王也，觀事故而立制，瞻民心而立法，制不可以輕重，輕重卽頗邪，法不可以私倚，私倚卽姦起。古之人有當市繁之時，而竊人

愛受當作

金者人問其故曰吾徒見金不見人也故其愛者必有大迷宋人有子甚醜而以勝曾上之美故心倚於私者即所知少也亂於色者即目不別精麤沈於聲者則耳不別清濁偏於受者即心不別是非是以聖人節欲去私故能與物無尤與人無爭也明主知其然也雖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而不敢私其親故百姓超然背私而向公公道行即邪利無所隱矣向公即百姓之所道者一向私即百姓之所道者萬一向公則

明不勞而姦自息一向私則繁刑罰而姦不禁故公之爲道言甚約而用之甚博

治亂

治國之要有三一日食二日兵三日信三者國之急務存亡之機明主之所重也民之所惡者莫如死豈獨百姓之心然雖堯舜亦然民困衣食將死亡而望其奉法從教不可得也夫唯君子而後能固窮故有國而不務食是責天下之人而爲君子之行也伯夷餓死於首陽之山傷

性也。管仲分財自取多，傷義也。夫有伯夷之節，故可以不食而死；有管仲之才，故可以不讓而取。然死不如生，爭不如讓。故有民而國貧者，則君子傷道，小人傷行矣。君子傷道則教虧，小人傷行則姦起。夫民者君之所求用也，民富則所求盡得，民貧則所求盡失。用而不得，故無強兵，求而皆失，故無興國。明主知爲國之不可以不富也，故率民於農。富國有八政：一曰儉以足用，二曰時以生利，三曰貴農賤商，四曰常民之業。

五曰出入有度，六曰以貨均財，七曰抑談說之士，八曰塞朋黨之門。夫儉則能廣，時則農修，貴農則穀重，賤商則貨輕。有常則民壹，有度則不散，貨布則并兼，塞抑談說之士，則百姓不淫，塞朋黨之門，則天下歸本。知此八者，國雖小必王，不知此八者，國雖大必亡。凡上之所以能制其下者，以有利權也；貧者能富之，以謂利有罪者能罰之，以謂權。今爲國不明其威禁，使刑賞利祿壹出於已，則國貧而家富，離上而趣下矣。夫

處至貴之上有一國之富不可以不明其威刑而納公實之言此國之所以治亂也至貴者人奪之至富者人取之是以明君不敢恃其尊以道爲尊不敢恃其強以法爲強親道不親人故天下皆親也愛義不愛近故萬里爲近也天下同道萬里一心是故以人治人以國治國以天下治天下聖王之道也凡有國者患在壅塞故不可以不公患在虛巧故不可以不實患在詐僞故不可以不信三者明則國安三者不明則

國危苟功之所在雖疏遠必賞苟罪之所在雖親近必罰辨智無所橫其辭左右無所開其說君子卿大夫其敬懼如布衣之慮故百姓蹈法而無徼幸之心君制而臣從令行而禁止壅塞之路閉而人主安太山矣夫禮者所以正君子也法者所以治小人也治在於君子功在於小人故爲國而不以禮則君子不讓制民而不以法則小人不懼君子不讓則治不立小人不懼則功不成是以聖人之法使貴賤不同禮賢愚

不同法、毀法者誅、有罪者罰、爵位以其才行、不計本末、刑賞以其功過、不計輕重、言必出於公實、行必落於法理、是以百姓樂義、不敢爲非也。太上使民知道、其次使民知心、其下使民不得爲非、使民知道者、德也、使民知心者、義也、使民不得爲非者、威禁也、威禁者、賞必行、刑必斷之、謂也。此三道者、治天下之具也。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而強、在人主所志也。

損益

夫服物不稱、則貴賤無等、於是富者踰侈、貧者不及、小人乘君子之器、賈豎襲卿士之服、被文繡、佩銀黃、重門而玉食、其中左右、叱咄頤指而使、是故有財者光榮、無財者卑辱、上接卿相、下雄齊民、珍寶旁流、而刑放於賄、下而法侵、能無虧乎、

世治

天地之道貴大、聖人之道貴寬、無分寸之曲、至直也、以是繩之、則工不足於材矣、無纖分之短、

之疑交

至善也。以是規之，則人主不足於人矣。故凡用人者，不求備於一人。桓公之於甯戚也，知之矣。夫有近會者，無遠期。今之爲法曰：選舉之官，不得見人。曰：以絕姦私也。夫處深宮之中，而選天下之人，以爲明，奚從而知之？夫交接人之道，不可絕也。故聖人求所以治交，而不求絕交。人莫問不交，以人禁人，足以私禁私也。先王之用人，不然。不論貴賤，不禁交遊，以德底爵，以能底官，以功底祿，具賞罰以待其歸。雖使之遊，誰敢離

道哉。

刑法

禮法明則民無私慮，事業專則民無邪僞。百官具則民不要功，故有國者爲法欲其正也。事業欲其久也，百官欲其常也。天下之事，以次爲爵，祿以次進士，君子以精德顯，夫德有次則行修，官有次則人靜，事有次則民安。農夫思其疆畔，百工思其規矩，士君子思其德行，羣臣百官思其分職，上之人思其一道，侵官無所由，離業無

所至夫然故天下之道正而民壹夫變化者聖人之事也非常者上智之任也此入於權道非賢者之所窺也才智至明而好爲異事者亂之端也是以聖人甚惡奇功天下有可赦之心而有可赦之罪無可赦之心而無可赦之罪明王之不赦罪非樂殺而惡生也以爲樂生之實在於此物也夫思可赦之法則法出入法出入則姦邪得容其議姦邪得容其議則法日亂犯罪者多而私議並興則雖欲無赦不可已夫數賞

則賢能不勸數赦則罪人徼幸明主知之故不爲也夫可赦之罪千百之一也得之於一而傷之於萬治道不取也故先王知赦罪不可爲也故所俘虜壹斷之於法務求所以立法而不求可赦之法也法立令行則民不犯法法不立令不行則民多觸死故曰能殺而後能生能斷而後仁立國之治亂在於定法定法則民心定移法則民心移法者所以正之事者也一出而正再出而邪三出而亂法出而不正是無法也法

正而不行，是無君也。是以明君將有行也，必先求之於心，慮先定而後書之於策，言出而不可易也。令下而不反也。如陰陽之動，如四時之行，如風雨之施，所至而化，所育而長。夫天之不可逆者，時也。君之不可逆者，法也。使四時而可逆，則非天也。法令而可違，是非君也。今有十人曠弩於百萬之衆，未有不震怖者也。夫十矢之不能殺百萬人，可知也。然一軍皆震者，以爲唯無向則已，所中必死也。明君正其禮，明其法，嚴其刑，持滿不發，以牧萬民。犯禮者死，逆法者誅，賞無不信，刑無不必。則暴亂之人，莫敢試矣。故中人必死，一矢可以懼萬人。有罪必誅，一刑可以禁天下。是以明君重法慎令。

人主

人主莫不欲得賢而用之，而所用者不免於不肖，莫不欲得姦而除之，而所除者不免於罰賢。若是者，賞罰之不當，任使之所由也。人主之所賞，非謂其不可賞也，必以爲當矣。人主之所罪，

非以爲不可罰也，必以爲信矣。智不能見是非之理，明不能察浸潤之言，所任者不必智，所用者不必忠，故有賞賢罰暴之名，而有戮能養姦之實。此天下之大患也。

致賢

雖有離婁之目，不能兩視而明；夔曠之耳，不能兩聽而聰；仲尼之智，不能兩慮而察。夫以天下之至明至智，猶不能參聽而俱存之，而況於凡人乎？故以目雖至明有所不知，以因雖凡人無

所不得，故善學者假先王以論道，善因者借外智以接物。故假人之目以視，奚適夫兩見；假人之耳以聽，奚適夫兩聞；假人之智以慮，奚適夫兩察。故夫處天下之大道而智不窮，興天下之大業而慮不竭，統齊羣言之類而口不勞，兼聽古今之辨而志不倦者，其唯用賢乎。

明賞罰

夫干祿者唯利所在，智足以取當世而不能日月不違仁，當其用智以禦世，賢者有不如也。聖

相賞之間疑有脫字

疏疑跡

人明於此道，故張仁義以開天下之門，抑情偽以塞天下之戶。相賞罰以隨之，賞足榮而罰可畏。智者知榮辱之必至，是故勸善之心生而不軌之姦息。賞一人而天下知所從，罰一人而天下知所避。明開塞之路，使百姓曉然。知軌疏之所由，是以賢者不憂，知者不懼，干祿者不邪。是故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天下盡為仁，明法之謂死者，人之所甚惡也。殺人者，仁人之所不忍也。人之於利欲，有犯死罪而為之，先

王制肉刑，斷人之體，徹膳去樂，咨嗟而行之者，不得已也。刑不斷則不威，避親貴則法日弊。如是則姦不禁，而犯罪者多。惠施一人之身，而傷天下生也。聖人計之於利害，故行之不疑。是故刑殺者，乃愛人之心也。涕泣而行之，故天下明其仁也。雖貴重不得免，故天下知其斷也。仁見故民不怨，立斷下不犯，聖王之所以禁姦也。先王制為八議赦宥之差，斷之以三槐九棘之聽，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全正義也。而後斷之，仁

心如此之厚，故至刑可爲也。

抱朴子

葛洪

酒誡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不慎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芷蕙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禍，爲身患者，不亦信哉。

本書不
慎作順
一字

是，以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轡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豐累也。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豪鋒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慙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旣莫能絕，又不肯節。縱口心之近欲，輕召災之根原，似熱腸之恣冷，雖適己而身危。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醢，是酒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

梁作良

舊無忌
之至鹿
十六字
補之

觴誦温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耳熱流離海螺
之器並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出拔轄
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舞僂僂舍其
座遷載號載呶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
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机筵或顛蹙梁倡或
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盼怯慙者效慶
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整肅者鹿踊而
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撫掌以諧聲謙卑而不
競者悉裨瞻以高交廉耻之儀毀而荒錯之疾

酌作酌

發闕茸之性露而傲狠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
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阨谷而不憚以九折之坂
為蟻封也或登危蹋頽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
之淵為牛迹也或肆忿於器物或酌營於妻子
加枉酷於臣僕用剡鋒乎六畜熾火烈於室廬
遷威怒於路人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
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煩而
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
前幼賤悖慢於老宿之座謂清談為詆詈以忠

邦作鄉

告爲侵已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先後構灑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邦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刻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須臾結百痾於膏肓奔駟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知者所深防而庸人所不免也其爲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能否料瀝霑於小餘以替遲爲輕己傾筐注於所敬

慙懃變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惡色醜音所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藏使人忽怛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酒如畏風憎醉如憎病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止矣夫風之爲病猶展政治酒之爲變在乎呼噏及其悶亂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蒼海如盤盂仰譁天墮俯呼地陷臥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

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樽銜杯、景升荒壤、以三雅之爵、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灌夫之滅族、李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之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斯頽，敬讓莫崇，傲慢

成俗，疇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檮蒲彈碁，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足不離綺襦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言講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爲先，以如此者爲高遠，以不爾者爲駭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之應颼風，嘲戲之言，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深焉，報者恐不重焉，唱之者不慮見答之後患，和之者耻於言輕之不塞。

以不應者為拙劣，以先止者為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得嘿哉？其有才思者之為之也，猶善於依因機會，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若夫疏拙者之為之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然，妍之與蚩，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壞厚，構隙致禍，以枵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灌氏之泯族，匪降自天，口

輪作輸

恢作疾
按疾當
作疾

實為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豈欺我哉？激電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輪不能磨斯言之既玷，雖不能三思而吐情，談猶可息謔，調以杜禍萌也。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恢美而無直亮之鍼，艾群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益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辨，而不寤，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也。豈徒減其方策之令問，虧其沒世之德音而

顧作為

已哉然敢為此者非必篤顧也率多冠蓋之後
 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
 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叨
 榮位或以婚姻而成貴戚故并毀譽以合威柄
 器盈志溢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清論
 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
 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其
 下者作威作福以鞅御之故勝己者則不得聞
 聞亦陽不知也減己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

并作弄

也

刺驕

蓋勞謙虛己則附之者眾驕慢倨傲則去之者
 多矣附之者眾則安之徵也去之者多則危之
 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為之不亦蔽哉
 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也非
 此之謂也乃衰薄之弊俗膏肓之廢疾安共為
 之可悲者也不修善事即為惡人無事於大則
 為小人紂為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為素

舊無人
無至則
為七字
補之

王卽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過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污也。夫節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不可奪也；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榮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之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肯草靡萍浮，倣禮之所弃者之所爲哉？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

舊無經
字補之

能經久，其所損壞一時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毀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見彼或已經清資，或叨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爲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速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

子便指以為證曰彼縱情恣欲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整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

博喻

抱朴子曰民財匱矣而求不已下力極矣而役不休欲怨歎之不生規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續枝剜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割耳以開聰也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剽高馬以適昇車削跗

踝以就褊履斷長劍以赴短鞞剖尺璧以納促匣也

蝓作蠹
減食作
食毒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隣猶鈇禾以計蝗蟲伐木以殺蝓蠹減食以中蚤蟲撤舍以逐雀鼠也

廣譬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闇於地根芟斲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政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旣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之乎冗散此蓋葉公之好僞形見真龍而失色也

羣書治要卷第五十終

